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第十四回 樹林氣走巡風 客當堂哭死忠義人

且說徐、韓二位拿住刺客，正要回衙，前面一派燈光，看看臨近，原來是蔣四爺同大爺後夜坐更，聽裡面嚷喝的聲音，一同到後面來，至庭房叫人點起燈火，一腿將蠟台也踹扁了。東西兩屋內一看，一張桌子底下有一個人，東屋內是先生，西屋內是玉墨。

將他們拉出來，仍還是戰戰兢兢的說：「他們追出刺客去了。」

四爺叫大爺看著先生，自己出得衙外，正遇打更之人，又有下夜的官兵掌燈火追來，遠遠看見有人，原來是三爺、二爺。問他們的緣故，二爺就將有人泄機，拿住刺客細述一遍。蔣爺咳了一聲，說：「這個機會那裡去找？那個說話的人那裡去了？」三爺說：「就在這對面樹林子裡。」蔣爺往樹林找了一遍，氣呼呼的回來：「方才有我，就沒有這個機會了。」三爺說：「不要緊，咱們把鄧大哥搭回去。」四爺問：「那個鄧大哥？」

三爺說：「就是這個。」蔣爺低頭細細一看，說：「原來是他，押回去。」官人過來，押回衙署。蔣爺說：「押在我屋內去。」蔣爺跟將進去，叫官人外邊伺候。

蔣爺把鄧車的頭往上一搬，說：「鄧寨主，你可認識於我？」鄧車說：「不識認。」

蔣爺說：「你是貴人多忘事。可記得在鄧家堡，我去拿花蝴蝶時，與你相過面，你可記得？」鄧車說：「哎！可相過面，是個老道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學一聲，你就想起來了，『無量佛！』」鄧車說：「對對對，你還了俗了？」四爺說：「我不是還俗。我當初為拿花蝴蝶巧扮私行，你不認識我。我姓蔣名平，字是澤長，小小的外號翻江鼠。」鄧車說：「印是你撈出來的？四老爺你救我罷。」蔣爺說：「知恩不報，非為君子。當時花蝴蝶殺我，沒有你，我早死多時了。我先給你敷點止疼散。」說畢，轉身取來，給鄧車敷在傷處，果然不疼了，又把他的腿撇開，就綁著兩臂，說：「你降了我們大人，立點功勞，做官準比我的官大，連我還是護衛呢。」鄧車一聽，甚喜非常，說：「只怕大人忌恨我前來行刺，我就得死。」蔣爺說：「無妨，有我替你說話。你就說他行刺，你巡風，特意前來泄機。可有一樣，大人問你王府之事，你可得說。」鄧車說：「那是自然。王府之事，我是盡知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可不給你解綁，等著大人親解，豈不體面？」鄧車點頭。蔣爺說：「你先在此等候，我去回稟大人。」

蔣爺出來，告訴外面官人，仍是在此看守。到後面，大人早下樓，在庭房坐定。蔣爺就將拿住刺客話回稟一遍。大人吩咐：「將刺客帶來，本院親身審問。」蔣爺出來，正遇見展爺抱著印匣，也到大人跟前聽差。蔣爺歸自己屋中，帶鄧車聽審。剛走在院內，就遇見徐三爺，也要聽大人審事。蔣爺知道叫他去聽不好，就說道：「你這個樣兒，你也不看看，成什麼體統？大人是欽差官，你這麼光著腳，短衣裳，也不戴帽子，像什麼官事？穿戴去罷。」三爺果然走了。

四爺帶著刺客進屋中，叫官人把午門擋住，莫教三老爺進來。蔣爺把刺客帶到桌前跪下。大人說：「下面可是刺客？」刺客說：「罪犯是鄧車。」大人說：「抬起頭來。」

鄧車說：「有罪，不敢抬頭。」大人說：「赦你無罪。」鄧車抬頭一看，叫：「蔣老爺，這不是大人。」四爺說：「怎麼？」鄧車說：「我方才看見大人不是這個模樣。」四爺說：「你方才瞧的那位大人，就是旁邊站的那位。」刺客說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蔣爺說：「算計你們今天前來，故此安下招刺客人。那位是先生，這位才是大人呢。」大人一看，刺客戴一頂馬尾透風巾，綳帕擰頭，穿一身夜行褲襖，靸鞋，面賽油粉，粗眉大眼，半部鬚髯，兇惡之甚。大人問道：「鄧車，本院可有什麼不到之處？」鄧車說：「大人乃大大忠臣，焉有不到之處？罪民久住王府，深知王府的來歷，今夜前來，不為傷害大人，情願棄暗投明，改邪歸正。大人恩施格外，小人願效犬馬之勞。」大人問：「王府之事，你可知曉？」四爺在旁說：「問你王府之事，你可說罷。」鄧車道：「說，說，說。」大人問道：「白護衛之事，你可知曉？」鄧車說：「更知曉了。就皆因追大人印，墜落天宮網，掉在盆底坑，被□八扇銅網罩在當中，一百弓弩手亂弩齊發。」大人站起來，扶著桌子，問道：「亂弩齊發，五老爺怎樣？你、你、你、你快些說來。」

蔣爺暗地與鄧車擺手，鄧車錯會了意，說：「我說，我全說。一陣弩箭，把五老爺射成大刺猬一般，可歎他老人家那個歲數，為國忘身。」底下的話未曾說完，大人「哎呀」一聲，「咕咚」，「咕咚」，「咕咚」，一句話躺下了三個——大人、盧方、韓二義一聞此言，三個人一齊都昏死過去了。鄧車一怔，蔣爺真急了，說：「你這個人真糊塗！我這裡直擺手，使眼色，你老不明白。你看這可好了，昏死過去了三口。」鄧車說：「你叫我王府事說出，問什麼，說什麼。」蔣爺說：「去罷，先向我屋中等我去罷。」

叫官人帶鄧車送在四老爺屋中去，復返，將大爺、二爺攙起。大人那裡，早有人把大人喚醒過來了。大人放聲大哭，數數落落的淨哭五弟。大爺、二爺大放悲聲，也是哭起五弟來了。蔣爺一瞧真熱鬧，趕緊攙將出去，說：「人死不能復生，咱們應勸解著大人才是，怎麼咱們哭的比大人還慟？」大爺說：「誰像你是鐵打的心腸。」蔣爺說：「淨哭，要哭得活五弟，哭死我都願意，就怕哭不活。」大爺說：「你勸大人去罷。」蔣爺說：「別哭了，咱們大家想主意，與五弟報仇才是正理。」

蔣爺進屋中，口稱：「大人，到如今五弟事也就隱瞞不住了。五弟是早死了，大人可得想開些。大人要有舛錯，我們大眾什麼事也就不能辦了。若有大人在，我們大眾打聽銅網陣什麼人擺的，五弟的屍骨在什麼地方，去盜五弟的屍骨，拿擺陣的人話活祭靈，捉王爺，大人人都復命，這叫三全齊美，又盡了忠，又全了義。那時節，無事時，我與大人說句私話：咱們全與五弟是拜兄弟，磕頭時不是說過『不願同生，情願同死』？完了事，咱們全是搭連弔。大人請想如何？」大人被蔣爺說了幾句話，反覺甚喜，說：「護衛言之有理。我是文官，與五弟報仇，全在你們眾人身上。」蔣爺說：「虧了我三哥未來。他若聽見，他是非上銅網那裡去不可。」

焉知曉三爺穿了箭袖袍，登了靴子，戴了帽子，帶子沒有係好，也沒有帶刀，往外就跑。到窗外，有許多官人擠住，自己就在窗外撕了個窟窿，往裡一看，正是鄧車說到「為國忘身」那句話，大家都死了。三爺納悶說：「五弟死了？他死了，我也不活著了。我向誰打聽打聽才好。哎呀！他們誰也不肯告訴我。有了，我去問鄧大哥去。」又見官人擁護著鄧車，上四爺屋內去了。自己也來到四爺屋中，把官人喝將出去，到屋中把兩個小童兒也喝出去：「你們若在外面聽著，把你們腦袋擰下。」把人全都喝退，三爺這才坐在鄧車一旁說：「鄧大哥，你好呀！」三爺打聽刺客姓鄧名叫大哥，他錯會了意。

鄧車打算是稱呼他呢。鄧車說：「好。」二人就一問一答的說。三爺說：「你才說是五老爺死了？鄧車道：「是五老爺死了。」三爺說：「鄧大哥，你知道是怎麼死的？」鄧車說：「掉在銅網內亂弩攢身，尚且沒死；我接過弩匣，一下兒就死了。」三爺說：「鄧大哥，你好本勢！」鄧車說：「本不錯。」三爺說：「五老爺埋在那裡了？」鄧車說：「火化屍身，裝在古瓷罈子內，送在君山後身，地名五松松蟠龍嶺。」三爺說：「很好。」鄧車見三爺滿屋中亂轉，不知找什麼物件。問道：「你找什麼哪？」三爺說：「找刀。」鄧車說：「何用？」三爺說：「殺你！」鄧車打算取笑，焉知三老爺真是找刀。可巧四爺屋內沒有刀，三爺要上自己屋中拿刀，又怕有人來了不好辦事，不由氣往上一沖：「有了，把腦袋擰下來罷。」往上一撲，將鄧車按到，一捏脖子，一手就牛鄧車仰面捆著二臂，躺在炕上不能動轉，又不能嚷，瞪著二目看著徐慶。三爺擰了多時，擰不下來，皆因鄧車也是一身的工夫，再說脖子又粗，如何擰的動？三爺大怒，嚷道：「你還瞪著我哪？有了，把眼睛挖出來便了。」只聽見「碰」的一聲，三爺二指尖挑定兩個血淋淋的一對眼珠子，躡下炕來。鄧車「哎呀」，疼痛難忍，「咕咚」一聲，摔於地下，滿地亂滾。眼是心之苗，焉有不疼的道理？若問鄧車的生死，且聽下回分解。